

## 乐活·情聊

被宠坏的婚姻  
还能走多远

一眼看上去,雨儿是一个眉眼精致的女人,但这样一张纯美的面容却过早地爬上了皱纹、色斑。雨儿心中隐藏着许多苦衷,在和记者对话时,总是泪眼模糊。

## 1 “白富美”下嫁穷小子

我父母是做生意的,家境比较殷实,再加上我的长相比较出众,挑来挑去,直到23岁还没挑到如意郎君。在农村,女孩23岁还未找到婆家,就已经被看成剩女了。看着同龄人一个个出嫁,我心里开始惶恐。

那一年,经人介绍,我认识了伟(化名)。伟长得很帅气,言谈举止彬彬有礼。伟比我大一岁,家境比较贫寒,所以一直没有姑娘肯嫁给他。为了养活自己,高中毕业后他就开始做小生意。他告诉我,他一定会有出息的,只要肯努力。我本不是“物质女”,看到伟为自己的事业奔波,再加上我的恨嫁心理,我决心随伟一起去打拼。

结婚那天,母亲哭着送我上了花车,丰厚的嫁妆塞满了伟原本家徒四壁的屋子,引得街坊艳羡。娘家资助我在他家的空地上盖起了房子,我们开始经营这个小家,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为伟撑起门面。

## 2 不断加码的宠爱

我情愿为了伟放下身段,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更有意义。

伟先后卖过服装、副食品,搞过批发,我也跟着他起早贪黑。有一段时间,我们卖米皮,为了让伟多睡一会儿,我早上四五点起床,把一天要卖的米皮做好,等天亮了拉着车子出摊。起初伟对我还很体贴,常常分担家务,我总心疼他把活抢过来干,时间一长伟便不再与我争抢,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我的付出。

为了能多挣钱,白天我忙完家务也带着孩子出去叫卖,孩子坐在自行车前面,后面车座上放着米皮和调料。有一次我连人带车摔在路边,孩子疼得哇哇大哭,米皮也摔了一地,我心疼得搂着孩子抹眼泪,但一回到家看到伟疲惫的样子,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当天的遭遇,就钻进厨房给他做好吃的。

我细心地打理着家,呵护着伟。我看见他的衣服有些旧了,自己不添衣服也要给他买。我常常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农活,我甚至在深夜,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去浇地。夜深人静,我把孩子包好放在地头,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麦地里穿梭。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舍得打扰伟,怕累着他。

伟怕吃苦,总是赚不到钱,家里的开销主要靠我打工和娘家接济。我总怕他有心理压力,生意上需要钱都是倾我所有,甚至去娘家借钱给他。次数多了,伟就有些习以为常了,他拿走的钱也不见他拿回来,更不考虑还钱的事,我只好省吃俭用一点点地还债。

+ 倾诉人:雨儿(化名),39岁  
采访人:闫卫利 万亚楠  
采访时间:8月2日上午  
采访地点:报业大厦2楼大厅



(资料图片)

## 3 一再下降的忍耐底线

我就像宠孩子一样宠着伟,以至于伟对于我的付出有些麻木不仁,他用冷漠和刻薄一次次地刺痛我,让我伤痕累累。

有一次,我去地里干活,由于天气炎热,回到家我猛喝了一通凉水,结果引起急性肠胃炎,我痛得在床上打滚儿。伟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市场里卖东西,我打电话给他,伟并没有表示出对妻子应有的关心,只是说知道了,等会儿抽空回来。我在床上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,只好由婆婆和邻居拉着我去医院。事后,虽然我有怨言,但还是为他开脱:可能他生意忙脱不开身吧。

2006年以后,伟的生意有些起色,他染上了赌博恶习,常常夜不归宿。我颇费周折地找到伟,刚说了他两句,他就当着众人的面给了我两个耳光。我伤心地在床上睡了两天,想想这么多年,我把自己的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男人,结果换来了他如此的冷漠,我越想越不值。可我又能怎么样呢?孩子都那么大了,只能将就着过下去。

伟没有向我道歉,反而丢下一句刺痛我的话:“以后咱俩谁也别管谁,你挣的钱你花,我挣的钱我花。”至于欠的账谁还,他却只字不提。

此后只要我向他借钱,他就总说没有,即便过年走亲戚他也不肯给一分钱,有好几次我发现他的衣服口袋里有钱,他也是冷冷地扔下两个字“没钱”。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,孩子向他借两块钱买文具,他也毫无怜子之心地说“没有”。为了赌博,伟还背着向我娘家的亲戚借钱,这些钱都由我自己微薄的工资偿还。

我总以为,我能用我的宽容和大度打动伟,把这个家维持下去。所以,我的底线在伟的步步紧逼下不断地后退,直到最后无路可退。

## 你来述说 我来倾听

你是不是曾经被爱情伤害过、被友情背叛过、被亲情遗弃过,憋了一肚子委屈,却不知向谁诉说?

你是不是在某些时刻,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,感悟到了人生的丰富,想跟人分享,却不知从何说起?

其实,你不必把一切都藏在心里,要知道揣着秘密是一件沉重而痛苦的事。你只需要会倾听的耳朵和懂你的心。来吧,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。倾诉热线:15137956968 18103883458

## 4 他把爱给了别人

人到中年,女人的美貌总是抵不过岁月的磨砺,而伟则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味道。伟开始出入舞厅,我打电话时,电话那头要么是音乐嘈杂声,要么是女人的声音。面对我的怀疑,伟总能找来各种理由。后来只要是我打的电话他都不接。

有一次夜里11点,我在某个酒店停车场找到了伟的车。想想我们还背负着十几万元的债务,他却在这种高档酒店挥霍,我和孩子也花不着他一分钱,我越想越痛心,在车旁放声痛哭起来。凌晨1点多,伟终于和两个女人从酒店出来,看到我他先是一愣,然后面无表情地说:“我把她们俩送回家。”听了这句话,我几乎掉进了冰窖,抑制不住情绪和他大吵了一通。

此后,伟更是天天在外面泡着,家对他来说就像旅馆,在家时他也总是心神不宁地看手机。女人的直觉告诉我,伟已经背叛了我。

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测。有一天我的朋友告诉我,我看见伟带着一个时髦女郎进了一个小诊所引产。我虽然料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,但当得知这个消息时,我还是不能接受现实,痛苦得无法自拔,以至于上班途中被一辆车撞伤了胳膊,伟知道后也没露面。

与其守着如此绝情的男人熬日子,还不如选择离婚。我决心迈出这一步,可走到民政局门口,伟又找种种借口回家。我已经把自己的青春给了这个男人,我不想再这样没尊严地活下去。可家里盖楼房都是我借的钱,一离婚这债还得摊到我头上,我真的不甘心,我们就这样拖了一天又一天,我的精神也几近崩溃。

采访手记:无节制的爱犹如一瓶慢性毒药,麻木了别人,也毒害了自己。雨儿无原则的付出,让伟变得刻薄,缺乏家庭责任感,最终让婚姻的天平失衡了。

家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担当,

雨儿一肩挑的行为无疑是婚姻走入困境的元凶。在记者的提醒下,雨儿意识到问题的根源,决定回去和丈夫坦诚地进行一次交流,为挽回即将破碎的婚姻作最后的努力。